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審事 四冤犯遇赦遠奔

詩曰： 幾番口案索真情，振肅瑩然澈底清。
當道若能同此輩，管教寰宇沒冤民。

話說潘鹿因潘有廉父子設謀害卻潘嶼性命，當下獻計道：「小官人解入州去，路上雖難下手，少不的發在獄中，待時取決，只在那獄中再下鞫掘，終不然又有一個舒節級哩！」潘有廉道：「家主殺死義男，難到那取決的田地！」父子們千思萬算，一時無有定策，且自按下不題。

再說三水縣眾軍健監押潘嶼等十五名囚犯，取路往清海州來。一行人走了數日，早到東莞地面。一囚犯道：「前去盡是山路，崎嶇險峻，甚是難行。我等頭戴刑枷，足纏鐵鎖，況又遇這般酷熱天氣，怎能殼盤得過數十里岡子？不如我們一堆子死在這裡，卻也乾淨，免受許多苦楚！」眾罪犯一齊啼哭，軍健們聚做一處商議道：「佝般險峻去處，委實難行，況兼這大奚山又係強人出沒之所，權且將大眾行枷鎖卸卸，悄悄地逕過此山，復上刑具，省的哭啼啼驚動耳目，反為不便。」眾軍健參酌已定，對囚犯將此言說了。眾犯不勝感激，各各卸下刑具，擊於手內。二軍健夾一犯人，緩緩從山徑裡行來。走過了數里地面，已到大奚山嶺下。驀地裡鑼聲響處，擁出百餘個彪形虎體壯士，阻住去路。為頭一籌好漢見了潘嶼，大喊道：「官人來了，也不枉我這一片心機！」急向前來迎，潘嶼驚慌臥地，口稱「乞命」，那勇漢一把抱起，笑道：「月餘相隔，怎就不相認了？」潘嶼舉目細觀，方知是羊雷救援。來下眾囚犯並解人等被嘍囉攔定，待欲四散奔走，奈山路窄逼，難以轉動，一齊跪下，哀求饒命。羊雷攜潘嶼之手先行，回頭吩咐嘍囉：「不可將這千人驚駭，可好好帶入寨裡，見了山王，自有議論。」

眾嘍囉遵令，打攢攢擁著這四十餘人同入山頂寨內來。羊雷又喚人取了一頂巾幘、一領紗袍，令潘嶼於關口穿戴了，迎入大寨，與潘三避禮畢，分賓主坐定，敘了一會閒談，次後帶這一行人進寨。潘三避令解人跪於左邊，罪犯跪在右首，又喚嘍囉取二口利刀，站立兩旁，一壁廂備下酒席，三人談笑而飲。

這伙人見了這景象，好生驚怖，都暗想：「大王醉後，多分要將我等開刀。」各各懷著鬼胎，延頸待死。少頃，席上酒過數十餘巡，潘三避微有酣意，喚近侍帶那罪犯過來，跪於案前，親自數點人頭，共是十四人，令取十四隻碗來，滿斟香醞，分與眾囚吃了，眾囚叩頭謝賞。潘三避道：「汝等想這杯酒好吃的麼？」囚犯道：「謝大王爺好酒，十分中吃。」潘三避笑道：「爾等生死都在這杯酒裡，還講什麼中吃不中吃呢？」眾囚犯聽了，皆大驚失色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內中有一少年囚犯，匍匐向前，厲聲道：「小人的生死，聽憑大王爺發付，但求賞一酪酊大醉，償還心願，便就砍下頭顱，破開腸肚，亦所甘心！」羊雷拍掌道：「妙，妙！這廝卻也爽快，可賜他酒麼？」

潘三避道：「酒雖可賞，姑且從容，待弟審錄一番，另行定奪。」對眾囚道：「汝等靜聽，我潘爺不似那聽人情的吏長、受賄賂的官員，審出真情，便行發落。爾等逐一將自己罪犯從實供招，我這裡諒情增減。設或隱匿不吐，詭言飾，立刻斬首侑觴，以為不直之戒。」眾囚犯道：「罪人等所犯情由，俱經各位州縣老爺審明，申詳司道，轉遞刑曹，現有批文在解人身畔，求大王爺龍目一電，便知實跡。」潘三避道：「我潘爺不耐煩瞧這黑溜歛幾行鳥字，正要爾等直言事實，頃刻決斷，不必行那費紙累筆的勾當，快快講來，稍若遲延，盡行砍了！」

那求酒吃的少年當先道：「小人的罪孽原從酒起，今日恨不的死在酒裡，才得瞑目！」羊雷又大悅道：「這漢子是個妙品。肯死在酒裡的人，決非俗物！」潘三避道：「你且講為甚事恨的酒呢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小的姓元，排行第七。因為吃的幾杯酒，人都稱我為元漏門。有一結義兄弟，為與鄰人爭鋒，一拳將那人打死。當晚情極，來與小的商議。彼時小的正在醉中，見他講到父老妻幼、未生男女，十分的苦楚，小人自思：弟兄共有七人，又無父母掛念。彼時一百應承，代他抵罪。」

次日酒醒，悔之無及。又想：大丈夫一言出口，豈可變更？只得與家人訣別，當官認作凶身，甘心成獄，出豁了那人。近日聞得此兄生下兒子，一窩一處的快樂。小的坐在不見天日之處，受盡苦惱。

展轉思量，深恨這酒誤卻一生事業，甫能敷一場大醉，拚與那麴？做一對頭！」羊雷大喊道：「好漢子，好漢子！」潘三避道：「且令跪在一旁。」又喚一囚審問。只見十一個罪犯一排兒跪近案前，齊道：「某等十一人，俱係海洋中買賣，後因事露被擒，一概問成死罪。俱是真情，求大王爺超拔！」潘三避道：「凡好漢出沒江湖，殺人多者為勝，爾等曾殺人否？」

這十人道：「罪人等手裡殺的人多，也記不的數哩。」只有一個斑白老囚，跪首低頭垂淚。潘三避道：「他十個都有殺人手段，你獨不言垂淚，是何意想？」老囚道：「罪犯阮一，原屬海上打漁生理，被眾好漢捉去搖船，他們殺人如切菜一般，我見了先自手軟，緊閉了兩眼，莫想提的手起，從來未經破戒。後遭官軍捕去，一體問罪。我想說能殺人，是欺大王爺了；若不會殺人，難人好漢們隊伴。左右難免一刀，故此啼哭。」潘三避令與那十人分開跪了。

復喚這囚犯審問。一個道：「小的姜廿三，係岡州人氏。不幸生母早亡，父親娶繼母湯氏，復生二弟。繼母謀奪家產，屢尋小的罅隙，又於父親眼前暗行讒間。小的心懷不忿，偶因爭鬧間詆觸了幾句，繼母激怒，拿一把廚刀劈頭砍來。彼時小的情極，只得飛起右腳，將刀踢落。不期去得力猛，把母親兩指踢損。母親喚了舅子，赴本縣告稱『持刀殺母，現存傷證』，父親不能張主，縣爺聽了一面情詞，將小的重刑拷打，屈陷成招，問成斬罪。實係冤枉，無門控訴。」

那一個道：「小的竇科，係三水民籍，同縣居住貼鄰有一王寡婦，家事富饒，立志守節，見小的手裡艱難，常與些錢財營運。小的命蹇，負累實多。這寡婦因往墳塋祭掃，偶被一富戶曹爛額瞧見，慕其姿色，托媒求娶續弦。王寡婦堅辭不允。那曹爛額原係吏典出身，倚官托勢，買囑媒灼，強送聘禮入門，被王寡婦大罵，將禮物盡行擲出。那曹爛額已討下一場沒趣，大懷毒恨，偶遇本縣緝著一伙大隊豪傑，洩獄吏賄賂，扳陷王寡婦為窩家。縣爺不分皂白，即差緝捕公人，往王家搜贓。大王爺，可憐這伙人打入王寡婦家裡，自大門首直搜至內房臥室，把那箱籠內金銀首飾、錦段綾羅搶擄一空，兀自取錢索酒，吵得那節婦無處存身，直到酒醉食飽。」

羊雷大喝道：「住口，且慢講！待我出豁了這一口惡氣，再聽汝說。」潘三避、潘嶼一齊道：「尊駕要出什麼惡氣，隔了這人話頭？」羊雷道：「小弟聽竇科說，那緝捕恁樣肆凶，不覺氣填胸臆，這會子腸將迸斷，不打緝捕，何以泄忿？」潘三避道：「山寨裡又無緝捕，待打兀誰？」羊雷指著三十個解人道：「這伙人就是緝捕，且打下了再講。」眾解人慌了，忙道：「小人們都是皂甲民壯，並無緝捕，望大王爺饒要。」羊雷笑道：「皂甲民壯，害人的手段不下於緝捕，權借爾等兩腿，為羊爺解怒。」潘三避喝令「拖下」，眾嘍囉和了一聲，將三十名解人盡皆扯翻，打了二十大青棍，打的眾人殺豬也似喊叫。羊雷大笑道：「妙哉！最怪你行杖牢子，下死手打人，索詐財物。今日落於老爺手裡，打一樣子，與爾等看。可要謝打哩！」眾解人只求留命，那管的疼痛，一齊爬向案前，磕頭道：「謝大王爺教訓！」羊雷歡喜道：「才合官體。」舉起大觥，賓主三人又吃了一番，復喚竇科訴完罪犯根原。

竇科道：「那岡州縣一班如狼似虎的捕役，搜檢王寡婦贓證，吃罷酒食，取出一條繩子，要縛王寡婦見官。內中做歹作好、詐鬼妝神，又騙下錢財入手，方才散去。那王寡婦是個貞烈女人，平素循良本分，遭此飛來橫事，破壞身家，心下萬分氣忿，當夜嗚嗚咽咽地哭了兩個更次。大王爺，可憐見……」這竇科講到「可憐見」三字，不覺喉中哽咽，兩眼淚流，哀哀地哭個不住。連這潘嶼眼角頭也淌下淚來。潘三避、羊雷亦覺傷感，忙止住道：「不要啼哭，且講那寡婦怎生結局？」

竇科一面拭淚，點頭道：「天呀，有甚結局？那烈婦哭到更深夜靜，候家人睡熟，懸樑而死。」羊雷歎息道：「可憐節婦死於非命，那曹爛額可在麼？」竇科道：「這廝若在時，小的怎到披枷帶杻、佝般形境？那夜五鼓時分，猛聽的王家哭聲振耳，忙問時

已知備細，彼時小的一段怒氣填滿咽喉。次早往鐵鋪中打下一柄尖刀，待砍那廝驢頭，為節婦報仇。尋覓數日，偶於州衙後僻街相遇。那廝騎馬而來，被小人一手攥住衣襟，提他下馬。誰想這爛額好生了得，就隨勢一頭撞來，小的接應不迭，刮地跌了一下，那廝回身便走。小的躍起，持刀飛步。趕上。那廝回身，一腳將刀踢下，一手把我頭髮揪住，捺倒在地。小的就勢撮起他兩腳，往上一乘，盡力望腦後一擲，那廝把持不定，望後攏了數尺地面，撲身便倒。小人急奔上，腦上一腳，踹得他昏暈，不能掙扎，撿起尖刀，咯噔地一刀砍下頭來，血淋漓提在手中，往本縣自首。前任李爺審錄一番批道：『白晝殺人，依律擬斬。』小的細思殺人償命，法網難逃。今日訴明衷曲，便死於二位大王爺案下，也做一明鬼，中心無憾！」

潘三澥道：「壯哉寶君也！世間若有公輩數人，惡徒自然斂跡而避。」舉起席上大觥，滿斟佳醞，親手送與寶科，候飲畢，然後就座，令寶科站立一旁，以候發落。先喚那十囚近前，復問道：「爾等所殺之人是官軍還係百姓？」囚犯道：「向來未經與官軍相敵，所砍者俱是來往客商。」潘三澥道：「那客商拿了資本，拋妻撇子，離鄉別土，只為著經營獲利，不期陷入虎口，既劫其財，復害其命，損人利己，慘酷之甚！本待盡行砍首，姑念狐兔之情，饒汝等前去，少不的待時取決，為客旅泄冤。」說罷，令嘍囉驅十囚跪於烈日之下俟候。喚過二十名解人，賞以酒肉畢，監押十囚下山，往清海州去了。留下元七、姜廿三、寶科、阮一並那十個解人，耳房內酒飯安宿一夜。次早，潘三澥喚出元七等吩咐道：「汝等四人，一代友認罪，不失信義；一為烈婦報仇，何等慷慨，深可敬重；一年老受無辜之害；一憎惡母傾陷，皆可憐憫。各贈白金十兩為盤費，速往遠鄉避難，待年久事寧，從容再圖歸計。」元七、寶科等叩頭道：「感蒙大王爺活命之恩，生死難報。但愁解子回縣報知，必差捕役追覓，小人等怎能遠遁，空負大恩。」潘三澥笑道：「我正待親去與縣官講理，怕有誰來追捕？放膽速行，不須過慮。」元七等四人領賞叩謝，下了岡子，作別分路，四散而去。

有詩為證：

久幽狴犴服非刑，幸會仁慈訊罪囚。

執法盡公咸赦宥，脫離羅網入青雲。

再說潘三澥將解子十人拘留寨後，不容出入，意欲元七等逃遠，方行釋放。終日整酒為潘嶼解悶。這潘嶼雖則勉強飲酒談笑，未免臉帶愁容。羊雷再三勸慰，潘嶼道：「小可家門不幸，內遭惡婦姦淫，外受獸伯父子謀陷，雖叨二寨主救拔，收錄於此，得以重生，然靜想家產一空，妻室受污，轉思轉恨，寧不憂心？若不能除奸泄憤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」潘三澥道：「我已熟籌代官人報仇之策。這三水縣城壕低淺，城內官兵雖有千餘，大都虛冒者多，況且未經戰陣，以區區二虎將，率領精銳嘍囉，此城可一擁而進。但所慮兩下接戰之時，難保不傷百姓，故此數日與決不下。昨夜偶思一妙計，只消如此如彼入城，官人之仇已報，生靈更可保全。官人暫舒眉皺，不必愁煩。」

潘嶼納頭拜謝。羊雷道：「還有表兄卞心泉，為我監繫在獄，敢煩賢弟亦行救出，就是我再生爹媽。」潘三澥道：「大哥之兄，即我兄也，豈有坐視不救之理？明日同行便了。」

羊雷大喜。當晚取下解子等衣帽腰牌、各犯解文藏頓，揀選雄偉嘍囉八人停當。次早五鼓起來，梳洗罷，飽食酒飯，取那衣帽交與嘍囉等穿戴了，身畔暗藏器械。潘三澥、羊雷也穿戴解子舊幘破衣，衣褶裡掛著一面腰牌，扮作公人模樣，兩膝、兩臂上緊縛著四把利刀，腰胯下藏了短刀，分撥心腹勇猛嘍囉五十名下船，幫助守護後面港口，凡一切守戰之具，皆打點齊備。

正待動身，羊雷道：「此去三水縣路徑生疏，又未識潘官人所居巷道住宅，並潘有廉父子形狀如何。倘造次妄行殺戮，豈不枉害良民？」潘三澥頓足道：「有理！」忙問潘嶼住處。

不知潘嶼說甚規模居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